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注卷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後主本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

其有奇表從嘉避既惟覃思經籍

傳文瑩湘山野錄曰江南李後主煜性寬

怨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知國勢危削自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

者雜說百篇以見志山谷題跋曰觀江南李主手改

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懣乃知今世石刻皆不得其髣髴

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

但步騷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五代史曰爲人仁孝馬書

日少聰悟喜讀書工書畫知音律五國故事曰有辭

藻善筆札亦有慧性宋史藝文 歷封安定郡公鄭王

馬書准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候沿淮

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文獻太子卒徙

吳王五代史曰自太子冀已上五以尚書令知政事居

東宮江南野史曰周世宗怒不割地帥眾將渡江征建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元宗十九年立為太子元宗南

止嗣主閱之因立為後

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唐餘紀

洎始筮為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謚宣武洎

土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

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覘知中主猶衛弘冀專殺事其

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謚曰文獻洎由此遂為

中主所識拔登朝以文學授館職累擢中書舍人北苑

有清輝殿洎與徐遊為學士登心堂建亦預畿密於其

中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駟異情好頓衰

佑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後佑抵罪死洎

頗有力焉江南內附貢奉事與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

卿喜其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

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去之喬歎惋

自縊死後主北遷洎隨人朝太祖責曰汝教李煜不降

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且不入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即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自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知刑部太宗卽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出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辨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臣言事洎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諡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泚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駿曰按考功爲狀一勾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皇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

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
伯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動格於天壤處崇高
之富貴絕羣介之幾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
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
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
若履無咎王弼注云虞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
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
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
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
人臣之體也其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
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
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
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
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
荷之明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
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
亢無悔卽本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
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意姦安俄下詔曰
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洎學識甚淺陳無實尙
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遷爲大僕少卿
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
修撰判集賢院事羣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

人修正入閣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
泊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
之官今起居侍從官先入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
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先入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
準舊儀侍從官先入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
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
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
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
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雙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
遇陰雲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幸相當奏
事卽特開延英以對或夷蠻入貢動臣歸朝亦特開紫
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
而起聽天下之政剛健不息困於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
焉亦聖人之謨訓儆君父過勞於上臣子緘默于下不
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
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
陰淫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
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動臣歸朝亦特
開上閣引見於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
以備行篇刻於版甲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泊得之上表
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
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

中書官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
語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
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
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
柴成務等預旨時以爲榮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
顧之冠也泊當草制因上疏議曰今吳王獨爲大都督居
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
郊祀單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果張秘同修國史
又判史館泊博步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
臣詩什泊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願其意上因賜詩褒
美有輪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
易簡參知政事泊多攻其失既而易簡罷卽以泊爲給
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泊掌
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其歸附己以
自大功夙夜生曹視事每冠帶俟準出人於省門揖而
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泊捷給善持論多爲
準覲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泊於上上欲進用又
知其左日多譏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泊嘗預謀心
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鄧皆江東人泊嘗善待之上
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燈
念佑諫說太直耳非泊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益準

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燦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先率百萬眾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瑤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詔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爲一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蜀上有所詢問反賊默不言深失許禎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遇掄摩陛下意爾必無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買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語之曰卿所陳朕不能饒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語曰張洎言果爲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嫌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臨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起之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爲京官洎風儀落文天可聽尤險誠好政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句

索之燭以白金頭面器與泊泊尚未滿意時番櫛修葺
煜記室泊疑與修教煜素與泊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
子仲寓雅好摘博飲宴泊曰切謙之仲寓謝過後數月
人有言仲寓亦不赴弔與張儀議事不協遂爲仇隙始以
葬京誦泊亦不赴弔與張儀議事不協遂爲仇隙始以
從父禮事化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
事奏內侍供奉官監政爲學士使內侍裴俞副之上覽
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泊慙
而退性器吝者雖親戚無所沾倚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
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
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泊有文集五十卷行於
世易辦乘政泊旦夕攻之既而蘇簡罷以泊爲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泊掌考功爲史
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一大泊夙夜
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於角門揖而退不以自交一談準益
重之因召與語泊捷給善擗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遂
兄事之極口誇泊於上漸欲進用又知其疑之表日
多譏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喬佑罪狀熙古言煜之
詔尹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煜之
佑諫說太直爾非泊也自是死然遂罷用益準推挽之
也既同秉太政準亦忌之泊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

準無所參預王公四六話云張洎參政事江南後主

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馮儒爲

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

踐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

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儒林公議曰大禮既下江南

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兩因

問日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

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又洎有賜

第在金陵至道主奏牋六月元宗殂太子嗣位於金陵

中捨爲壽寧寺南唐近事

五國故事作七月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後主嗣

二十九日襲爲位宋初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惡之及

宋陷金陵以補闕楊知讓首知府事赦境內尊鍾后

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

景暹爲江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

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

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遺

中書侍郎馮延魯如京師奉表陳襲位

宋史表曰臣本於諸子實規非

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俊游

徒因伯仲禮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表且

嫡傳司國事遠易年華及平暫赴濛章留居建業正

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

副遂玷猷承因勳前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

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忍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

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係議言因息

及陛下顯膺帝錄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詔臣既

嗣宗廟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日稍易初心

輒明異志豈病不遵於祖彌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

國之生靈遐邇九天之覆慈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

深必假清光更逾數日遠慈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

得從安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弊土近似深讐猶恐

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節尚終不先有侵漁免

結釁嫌撓干旋辰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杆之疑

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鑿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

安危懇貢金器二千兩銀器

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

二萬兩紗羅絹絲三萬匹

詔注曰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

公吏之擾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金陵新志日賜絹三

匹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金陵新志來賀襲位

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

水戰馬書是年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度使中

書令晉江王劉宋史從效卒江州故事曰劉從效泉州

安張漢恩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宋文進劉從效

氏以其將黃紹顯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顯而立王建

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劉建州從效

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

節度使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高同不通羣

臣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亡名請人背疾而從

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聽又遣戍莆田亦不聽因
使擊之垂用送同安縣羈縻之未幾而斃泉州府
志曰留從效仕閩主王氏爲本郡神機指揮使天德二
年朱文進竊國以黃紹顏爲泉州刺史從效殺紹顏迎
立王繼為刺史王廷政降南唐從效劫繼勳入建康
自領留從效嗣主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又王
氏滅汀州歸南唐而福州爲錢氏所有從效以海濱之
州介於江廣吳越三國之間雖稱藩南唐實自雄據一
隅彼雖環視莫敢議者先是妙應大師黃君榮者識云
洗打南後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國既而清源果無干戈
之擾乃從效姓名所應建隆開封鄂公後以病亟乃令
從弟從口齋符印出授統軍陳洪進乾德二年朝廷命
康延澤來建平海軍特加洪進大傅泉州刺史初王朝
劉略草間盡有閩地弟審知襲位而審知又從喜儒招
賢亦一時之傑劉從效有意雄據一方陳洪子紹鑑自
進見幾而作納款天朝保其令名榮矣哉

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推金陵副使張

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

金陵新志曰七

月遣翟如璧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
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綺綾羅一萬匹
太祖放降卒千

人南還馬書七月旬容尉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數

即位初張泌上書曰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

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泌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

書陛下臣聞行潦之水徒善利而不廣斗筲之器固大

受而莫容雖欲強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當陛下積

服不圖爾臨責位百姓疑視仰微歎而注目四方傾聽

望德音而竦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隍將敬承天

恩以布新命非有柱直之士不能負千慮一得之言於

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仁重華承聖雖疆里褊小而基

構弘遠別賢智左右前後比肩踵踵以導揚不命致康

休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然爵公之聽重人齊侯之

用老馬豈重人踰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

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於是申旦不寐齋沐仁思

以闕庶碑陛下維新之化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

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盛於神孫懋載三百

不降中否烈祖紹復大動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

明降年不永焦勞靡府奄棄萬戶民既歸仁天亦輔德

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撥吳郡而庶事康庶事康

而四方理升儲位而納百揆百揆綰而黎民變當大行

修巡狩之禮陛下應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仰命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昔秋霜澤如時雨泊宅遷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近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請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安矣及即位戒厲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進諫臣除收孳相坐之法去誹謗嫉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而冕錯賈誼賈山焉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於痛哭流涕之辭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允塞幾致刑指王業窺窺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克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載大兵之後鄰封夔利之日困用匱竭民力疲勞而內無劉章與居之臣朝無逢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聽明睿知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銷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昧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始必在發號施令非秉漢文帝之心以政究人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綜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日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日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安黎庶七日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要譽以遠讓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日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

載之衰貶權介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為密取舍之機
 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捨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
 聽奸下士以通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
 治臣不信矣臣又闕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書曰
 備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君人
 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
 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勳
 喻焉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勳
 緒忝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為宗伯由文章而
 進詩待詔於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才之化聖
 鑒不遠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復優游義府默
 然無辭則媿然而有觀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
 誠惶誠恐死罪上言御批云古人讀書不祗謂詞賦
 口舌也委質事人忠信無隱斯可謂不辱士風矣況朕
 翫承之始德政未敷哀毀之中知慮荒亂深虞布政設
 教有不足仰副民望必居下位而首進儒論觀詞氣激
 揚次搜覽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卿無
 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救書處分者二十八
 日唐餘紀傳係明人作馬書江表志為南唐人作南唐
 人見南唐時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京師
 事為候考

是年以神武統軍朱業爲寧國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尙書潘承佐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有南唐別記曰保大中凌秦淮得石志案其刻

令諸僑參驗乃輔公輔反江東時六年號後趙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江南野史曰後主三

年有兩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太祖出日相觸

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宋史曰後主每聞朝廷有克捷及嘉慶事必遣使犒師修

貢其大慶節更以買宴爲名別奉夏四月泉州副史陳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別修貢

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卽以洪進爲

節度使五國故事曰初劉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共郡且請

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有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

進率子弟徑入署取其印而廢之送家莊洪進固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卽位乃修朝覲改授徐

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
終贈中書令諡曰忠順 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

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

其故土

宋史曰詔後主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關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命渡江 金陵新志

日十一月

燧貢賀南郊禮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賀冊尊號絹萬匹 十二月國主表乞罷

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馬書是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

尚書省遷
右僕射

乾德二年

金陵新志曰二月燧貢助安葬銀一萬兩綾絹各萬匹別貢銀二萬兩金器龍鳳茶酒器

數百

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

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

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

馬書曰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

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宮暴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

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
著財乏鍾謀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
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說誅
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錢四錢既不
用銅錢民閒但以鐵錢買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
芒刺不及官場國淨雖重其法犯者益眾至末年銅錢
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
且蒙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
燕翼貽謀錄曰江南李唐舊用鐵錢因韓熙載建議以
鐵錢六准銅錢四然銅鐵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
南末年鐵錢十僅值銅錢一江南民間爲農器以給江
之太平興國二年詔官收民間鐵錢盡矣江南野史云
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江南野史云
初兩主錢唐國錢其眉是日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
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僅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
上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
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
止淨陶岳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羅之益眾而
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家其文比於舊錢稍大
而輸郭深闕既而鐵錢大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
公私便之案此與眾說不同

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

中書官莅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

博務禁商旅過江

宋史曰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采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

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采是歲以江南

薦饑特弛其禁昭陽李靖曰宋史既載是年弛禁陸

書又載是年設禁恐以

追述往事爲今事耳九月立子仲禹五代史爲清源

郡公仲宣

五代史

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

氏已寢疾哀傷增革亦卒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

丕來弔祭

宋史曰丕字齊物相州人南唐國后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觀其意趣後主遣丕登昇元

觀賦詩

鄂州黃延謙卒以言州林仁肇代

乾德三年

馬書曰春葬昭惠后於懿陵金酒器千兩錦綺

綏羅各千匹銀器五千兩十月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

日又貢賀歲復西川錄五萬兩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

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令

書葬光穆冬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以江

后於順陵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紫克貞

爲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召南

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鄂州

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

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馬書在開寶二年又云是

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

武統軍朱業卒十月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開寶元年與主曰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仍在魯分

今晉王鏐充海料非久必作太平中春三月戊申以樞

國之主願記臣語時乾德丁卯歲也

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玉壺清話曰主有異見人之休咎

死生皆先見之湯悅仕爲視校主

受禪用為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覽卿神彩明煥精芒中
 發得非有遇乎悅不致隱曰臣數日前夙興類而流星
 墜盆中驚異之際將樹之屋飛入口餘無他遇也日卿
 之貴異他日無比者果事三朝後歸朝為太子詹事入
 十餘卒馬書曰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
 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建隆初遷宣祖
 諱改姓湯悅常撰揚州孝先寺碑周世宗使崇義入貢
 驛於寺謂其女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崇義入貢
 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川兵凡書檄教詔皆出崇義特
 為典禮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
 皇朝奉太宗皇帝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得陳壽史體
 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泊舍人院四公皆江
 南文士也馬書又云以禮部侍郎為門下侍郎
 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自處鈞
 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能泊職
 下名勝志曰文圭小字桂郎卜居九華潛心苦學所用
 下池底為之穿赴舉時途遇一叟熟視之曰君口可容
 拳如學道當沖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乾寧中及第為
 裴樞宣諭判官城南殷卿宅墓俱存子行義幼時見星
 墜水掬而吞之白是文思日奇仕南唐宰相後隨李圭
 歸宋遷光祿卿避諱改姓名為湯悅奉敕撰江南錄十

卷今城東五里

公墩是其讀書處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

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按是歲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漢亡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江南海野史曰至秋方沒二日相觸馬書是年中書

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

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金陵新志曰七月

道出臣國遺臣犀角一株牙二株白龍腦三十兩蘇龍腦

腦十片乳香千斤沈香三千斤煎香七千斤石亭脂五十斤白檀百斤紫礦五十斤荳蔻二萬顆龍腦三斤檳榔五十斤藤花簪四領占城瓜斑古緞二段閩婆禮儀

鷲國古纒一段開婆沙鷲古纒一段織古纒一段織古纒一段織水
織布五匹沙鷲綿織古纒一段以其物來上詔還之煜
以邸院稱之贈供將茶二十萬斤納於建安軍稱江南
詔給價錢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賀從善來貢
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宋史曰煜以將郊祀遣從善來貢
為江南國主唐因甲為江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
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詔呼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
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馬書

夏四月齊
王景達卒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

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馬書作內侍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

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一作藝文院樞密院為光政院

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

宋初金陵殿闕皆設鴟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後主

立遇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

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馬書作南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

國內史舍人張佖唐餘紀傳曰張佖毘陵人後主朝仕

度改內史舍人佖隨後主附宋太宗朝任史館一日問

日鄭家每食多客故談何事必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

乏食臣累輕俸優常過臣飯然止菜羹耳明日太宗遣

伺之果然仍皆陶器嘉其不隱遷官郎中人稱茶羹張

家宋別史曰佖官河南每清明親詣後主墓於北邙

哭甚哀李氏子孫陵替者分俸贍之宋史李昉傳曰

昉雅厚張洎而薄張樞昉能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

秘朔望必詣昉或問佖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佖

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

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

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綸等五人

南唐近事曰揭

具者夢人報己與王倫等五人及第員

驚喜詣省門遇

楊遂張觀自覲謂曰榜在難行街何忽忽

至此卽寤聞

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秘任私命張洎覆議再放
王倫等五人乃知洎雖矯秘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
癸酉附榜則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秦
雞行之應也

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

國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

不能朝而歸宋史曰是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

主常快快以國慮爲憂日與

臣下酬飲愁思悲歌不已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曾鞏隆平

遜懷州人父億有操行仕至少府監周顯德未登進上

第開寶中累擢參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遜博涉經史善

伺人主意太祖每遣取書多遜伺知卽通夕閱視詰朝

問書中事應答無滯上益寵待爲翰林學士時屢於上

前毀趙普及在相位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爲所抑普再

相廉知多遜嘗遣親吏交通秦王廷美因發其事追削

官爵并其家配崖州卒於配所初王祐知制誥多遜欲

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怒出祐

知華州及多遜敗明識士大夫服麻有議云別史曰
多遜曠舟宣化口使白國主以朝廷修天下國經獨缺
江東爲言國主令錄一本送之因得十國主問太祖欲
九州屯戎遠近戶口多寡遂有用兵意
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
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
李平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
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閤門使

梁迴來使

宋史曰梁迴博州聊城人少爲吏部小史周世宗在藩邸日得給事左右及嗣位補殿直

改供奉官四遷至左藏庫使太祖將討西蜀以迴監秦

州戍兵蜀平改監霸州兵轉宮苑使從征太原還會命

蜀州刺史聶章爲沁州兵馬部署以迴監其軍無何并

人入寇迴與閻彥進同率兵擊敗之以功遷東上閤門

使開寶五年命爲廣南道兵馬都監兼諸州巡檢入年

奉使江南迴素貪冒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雖饋

食亦不受江人頗憚之既而奉以賞貨殆直數萬緡
迴卽大喜過望登舟縱酒繼日宴樂及歸戀戀不發人
多笑之暨王師伐金陵命迴與潘美劉遇率步兵先赴
荆南且以迴護行營步兵及左廂戰權與吳人戰采石
殺獲甚眾江以南平以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宗卽命判四
方館事領禁軍戊澤州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命往
淮泗迎勞夏汴水大決詔迴發畿內丁男三千護塞汴
口四年征太原以迴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督軍攻
城中流矢四車駕還命與孟玄喆崔翰率兵屯定州以
功遷引進使五年受詔與潘美城并州於三交及築綠
邊保障七年李繼遷寇邊以迴領兵護銀夏州八年召
歸授唐州防禦使令赴職雍熙二年繼遷誘殺都巡檢
使曹光實乘勢邀寇邊復召迴爲銀夏都巡檢使起邊
捍禦之三年夏卒於銀州官舍年五十九迴性臨率尤
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
皆預坐開寶中迴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稿將帥
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至淳化中翰林學士蘇易簡
白於太宗始復預焉大中祥符八年錄迴子廷翰爲奉
職

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

不答

江南野史曰初流言其謂北使竊伺後主德遣九
入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致登使者歸

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子俄東都郭略曰李穆字孟

言好學博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曰

李生材器他日必爲卿相昭素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

授之舉進士調郢州判官周世宗卽位博求文學之士

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大祖登極遣殿中侍御史太祖

既平蜀以穆通判洋州徙陝州坐輸租於西京失期

免官又坐所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爲太子中允尋

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學探履爲大祖所知太祖嘗謂

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

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乃遣使李煜諭令入朝

煜辭以疾穆曰朝與不朝惟自處之朝廷繁富甲兵精

銳恐不易當耳太祖聞其言以爲憂切太宗卽位累遷

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降司封員

外郎太宗惜其才尋命之殿試考較見其形容甚羸憐

之謂曰憂畏所致耶穆流涕太宗爲之動容命復故官

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

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

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不食肉

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太宗深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

之良臣奄爾淪謝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

尙書謚曰文恭穆子行簡以父任爲將作監丞不樂仕
進家居二十餘年真宗聞其賢行卽其家拜太子中允
致仕遷太常丞而卒羅延平尊堯錄曰太祖嘗擇官
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
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
以生死易節所謂仁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
無以易穆之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圓丘
者遂遣之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
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
已玉海曰先是李煜外示恭儉內懷觀望太祖慮其難
制遣李穆諭旨召赴闕果稱病不朝而全葺城壘教
習戰羅爲白固之計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隆
帝怒命彬等進討宗錄曰曹翰魏郡人少爲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
宗幕下世宗鎮瀛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府翰猶在瀛淵
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爲家嗣不侍
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人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
決卽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鏡甲
千數在正陽旣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

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
翰師荆襄塞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領漕運而糧餉
不乏蜀平全師雄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欲
之又軍校呂翰盜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不集而
三鼓復攻城誠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不集而
遷蔡州屬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
事後復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
煜將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
億萬計僞言欲致虜山羅漢鑄像於關下詔從其請因
調巨艦十百同所虜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
授桂州觀察使判嶺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
翰兵東隅有卒得解以獻翰謂諸將曰擊水物而陸居
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
平卒如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穎州未行詔
翰督役關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使州未行詔
虜地投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堠如遇寇則舉白旗之類
又起烽燧於境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登州
數歲汝陰令孫崇訟其不法得實削奪官爵送登州
久之復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初賜
謚武毅翰天資殘忍貪冒多智數喜譏妄飲酒至數斗
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差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
十條皆記不少

東都事略曰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
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牙將周
太祖貴如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
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卽行不受
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道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
日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強
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遣引進使宋
興遷客省使歸州路行營劉光毅屢破北寇太祖代蜀以內
密省使監歸州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璧將
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璧將
書哀之蜀平王全斌等不恤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眾十萬彬
復與光毅破之於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
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
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
勸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
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至團柏谷降賊將
陳延山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軍由荆南

順流而東破峽石若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
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
師進次秦淮江西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
萬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歸服使人諭日事勢如
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冀煜歸服之上也城垂克彬忽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病非藥石所愈
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安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
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
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彬慰安之
安者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
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
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勝子進稱奉敕江
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美預以為賀彬曰
日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
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
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
獻俘太廟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元未平姑少待之既
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待之既
遂以前對太廟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曹濟陽武惠王行狀曰未幾拜樞密使忠武
軍節度使曹濟陽武惠王行狀曰未幾拜樞密使忠武
為軍士所掠者王卽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厝人有

妻女振乏絕恤保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邵氏聞見錄曰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益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一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昔公談錄曰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亂日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取令勘劾洎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彬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得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寬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伏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委彼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

安留此文字曰臣初意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令老
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或過功臣之家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大雪向夜普謂
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帝立風雪中普惶懼
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共於普堂中設重
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其於普從容問曰
稱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
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苦一榻之外皆
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
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
日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
舉而下則二邊之患獨我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
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
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
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陸對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
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
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
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
撫其背以遺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
得益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
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

神武所以用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

宋史曰李漢瓊

之得其道云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

河南洛陽人曾

士遷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

衛

知或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使

州

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澧州刺史改登州團練使

轉

虎捷左廂都指揮使王師征江南令領行營騎軍兼

都虞

候領洮州觀察使王師征江南令領行營騎軍兼

都虞

左廂都指揮使自霸春文岐口若斬首數千級獲

樓

數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

以

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齊輩其中

縱

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太平

興

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改

攻

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

集

臘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帳殿賜良藥以慰勞

其

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

洞

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乃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

轉

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於蒲城大敗之遂

至

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大名漢瓊上謁

陳

事稱旨命為滄州都尉署加賜戰馬金甲寶劍

以

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

贈

中書令漢瑁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曠有功無子弟漢
賈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賈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不戒
軍乘傳獨委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仕
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賀州刺史田欽祚宋史曰田欽祚穎州汝陰人父令方
有美色令方私之邊庭不勝忿會陝西三叛連衡關輔
開人情大擾思縮至潼關與守關使者職遂敗散朝廷
掠郡民投趙思綰改供奉官周世宗征淮南為前軍都監
錄徵關南還會塞澗汝河命欽祚領禁兵調役因令
從修澶州城准人寇高密刺史王萬威求濟師命欽祚
領州兵援之既至圍解宋初遷閭門通事舍人乾德二
年冬討蜀為壯路先鋒都監令乘傳往來宣達機事孟
昶降奉捷書馳奏遷西上閭門副使蜀土寇亂又遣欽
祚率師討平之四年春并人寇樂平從羅彥環拒之獨
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將一人俘獲甚眾以功遷西
上閭門使開寶二年又與何繼筠破賊兵於石嶺關領
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三年契丹寇中山以欽祚為定
州路兵馬都部署與戰遂城自旦及哺殺傷甚眾欽祚
馬中流矢踣驛士王超授欽祚以馬軍復振敵解卻朝
廷將議討江表遣欽祚規之還奏合旨江南所得寶貨

直三千萬悉以賜欽祚會興師首命欽祚與曹彬李漢
 瓊率騎軍先赴江陵就命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
 左廂戰擺都監領兵敗吳軍萬餘於溧水斬其主帥李
 雄等五人擒裨將二人進圍金陵為南面攻城部署既
 平以功加領汾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引進使為晉
 州都鈐轄太原驍將楊業率眾寇洪洞縣欽祚擊敗之
 斬首千餘級獲馬數百太宗賜欽祚白金五千兩令市
 宅四年從征太原護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以扞契丹欽
 祚性剛戾負氣多所忤犯與主帥郭進不協進戰功高
 屢為欽祚所陵心不能甘遂自縊死初賊兵奄至進出
 駭欽祚但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俸芻粟多販
 鬻規利為部下所訴責授睦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爲
 幽州西路行營壕砦都監六年秋改房州團練使逾年
 又改柳州嶺外多瘴氣因遣累表乞生還闕下上憐
 之遷郢州團練使在郡二年入覲欽祚見上涕泣不
 以爲銀夏綬宥都巡檢使俄召還會征幽州命欽祚與
 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爲排陣使時欽祚已被病受詔不
 勝喜一夕卒欽祚性陰狡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
 多憾之子承誨仕至崇儀副使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
 南東道節度使潘美宋史曰潘美大名入朝廷議征江
 南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

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今日美提曉果數
萬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步
大軍隨之江南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江南人以戰
艦二十餘鳴鼓奔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賊艦又破
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
艦以防他變美圖詔即徙軍是夜江南人果來攻砦不
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
大敗之金陵危甚夜遣兵數千持鉅鼓謀來犯我師美
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待衛
城百道俱進金陵平累官檢校太師加同平章事待衛
步軍都虞候劉遇督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
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揮使俄領漢
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
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都領蔚州防禦使開
寶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
步軍監羅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
破之擒其將朱令斌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
功加領大將軍節度使車駕雲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
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史珪
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
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邈州行營都部

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
晨興方對客足有炙瘡痛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
馮即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日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
餘乃差遇性瀟灑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
熙二年卒年六十六
贈侍中歸葬京師
東上閣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
玉海曰開寶七年九月十九日丙寅命山南東道節度
使潘美領州團練使曹翰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翰瓊賀州刺史田欽祚步軍
都虞候劉遵等同赴荆南十月二十三丁亥又以吳
越國王錢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三十日
甲辰以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馬軍都虞候權都總管潘美爲
都監曹翰爲先鋒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
都指揮使以討之

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銀二十萬斤

宋史作茶二十萬斤

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

金陵

新志作五千貫御衣金帶金銀器用數百事築城聚糧
又貢銀五萬兩絹一萬匹以王師傅城來告

大爲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
王海閏十月己酉曹彬收峽山寨殺江南軍八

百人獲王仁震等遂克池州馬令書曰池州主將戈
舉仕李煜為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
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
而不殺曹彬使為李煜死守城破主將義釋之入宋為都
簿殺曹彬使為李煜死守城破主將義釋之入宋為都
官員外郎子即中復為龍圖閣學士墓在都昌縣之長
城里其銘歐陽修作梅聖俞書歐陽公吳某墓志曰
吳某李煜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
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耳乃殺使者為
煜守煜已降某為遊兵執送軍中主將責國主於是下
以殺使者日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
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馬書曰江南自周世宗
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
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
氣戒嚴守城國主遣徐鉉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
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
軍獲王海曹彬敗江南軍七千餘人於銅陵生擒八百人
磯獲馬書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宋羅願
新安志曰魏太尉羽字垂天棲源人唐鄭公之後初仕

江南爲昭文館校書郎出爲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
 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款轅門太祖聞而嘉之特
 拜太子中舍江野史曰王師寇池州以吳越王亦
 天德軍都虞候杜眞帥禦之敗於當塗吳越王亦
 大舉兵遣將犯常潤寨敗江南軍宋史曰開寶五年
 吳越遣使入貢上謂之日歸語汝元帥江西南屈不
 我將討之元帥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當助
 我及討江南俶率兵拔常州遺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
 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太祖謂吳越備史曰
 帥府掌書記黃夷簡入貢太祖謂夷簡曰汝歸語元帥
 當訓練甲兵江南僭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
 信人言脅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次年七月敕詔
 王取常州詔曰敕錢俶朕統御萬邦撫綏兆庶推至誠
 而待物期率土以歸心布惠行仁是子本志興師動眾
 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修禮久被撫綏之化願傾依
 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修外覩則多從減降既云
 事大每欲包荒降冊封既禮分之心未虧故我心之無
 又疊傾誠款願降冊封既禮分之心未虧故我心之無
 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早來赴關願
 宜優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包藏一且彰露不惟多
 託故懇避來朝而乃修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戰陣抽

並國命之所行氣王州都口禮練月想士討況雲云心點
率指營之府晴諤是監御物士孫宜起伐早臺傾很鄉
水揮於也賊之上和等月又甲冬卒承知發必者選輪兵
艦使九戊望上風色五庚申以副金鞍御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劍一
由吳興出太湖而進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
王譔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命鎮
命次親陵遂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
之應也辰王次陵有巨龜於旌門之下占者曰玄武
所至賊望風遁獲巨龜於旌門之下占者曰玄武
行府之上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毗陵前鋒
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
王諤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爲先鋒使是日天
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
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
口御甲一十月敕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劍一
禮物冬揀閱兵甲至是敕遣內客使丁德裕爲仍賜御劍一
練士承祐自京肅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日命境內訓
月孫承祐自京肅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日命境內訓
想宜知悉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人奏機事九
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毗倚之懷寤寐未已故茲詔示
討伐必罄忠勤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領兵
況早者自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姦凶果符陳請聞茲
雲臺選將剋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專蕩寇
云傾輪動彰狡詐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衛出軍
心很貌恭突然自取向展爲臣之禮適茲觀擊垂二
點鄉兵爲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垂二十年

王文寶來宣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
府於賊城南門金彥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
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王即命金彥滔獻於京師十二
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
六百餘人辛未又殺賊萬餘人於城北金陵大將盧國
祿育遁翌日王命鈞韓使沈承禮等並告於京師
主貽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
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王師次
采石磯作浮橋成金陵新志曰閏十月彬敗江南二萬
馮三百匹江南無戰馬朝廷每年賜百匹至是驅爲前
鋒那守濬自荆南以大艦并黃黑船跨江爲浮梁試於
石簾口樊若水父保大中爲漢陽令父卒家池州屢
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
爲竅及建石浮屠月明繫繩於浮圖乘小舟載繩其中
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
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太祖然之
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桓自
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不聽摧
若水石贊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或請誅其父母

妻子後主不取但羈置池州若水又自陳厚妻在江南
宋太祖命後主護送後主先導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已
及宋師南下以若水爲先導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已
若水請美因辛步試於石罅口移地初後主聞宋作浮
尺寸潘美因辛步試於石罅口移地初後主聞宋作浮
梁語張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後主曰
吾亦以爲兒戲耳至是乃驚若水尋奉太宗命更名知
古州宋史曰樊知古字仲師其先京兆長安人曾祖
漢陽石球二縣令因家池州知古嘗舉進士不第遂謀
北歸迺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船載絲繩維南岸疾
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
可取狀以求進用太祖令送學士院賜試本科及第解
褐舒州軍事推官嘗啟於上言老母親闕數十日在江
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卽詔煜令遣之煜方聞
命卽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拜太子右贊善大
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爲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領
州事先是州民保險爲寇知古擊之連拔二砦若其魁
以獻餘皆潰敗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
黃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絙白荆南而下道八使郭
守藩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
于石罅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二口橋成不差尺寸從知

古之請也。陸放翁入蜀記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在江寧朝，廷命煜護送煜。雖而己，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寧朝，廷命煜護送煜。雖積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水所鑿石竅及石浮。國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長驅渡江之暗，且忘亦可知矣。雖微若水，有亡者乎？遂至金陵。生海日十一月敗江南軍二萬人於采石。楊收等甲申大，江浮梁成大軍，長驅如履平地。又敗數千人於新林寨。十二月又敗江南軍五千餘人於白鷺洲。八年正月甲戌朔，又敗江南軍萬餘人於溧水。斬偽都統使李雄等，曹彬等又敗其眾於江中。四月又敗其眾於秦淮。北六月，曹彬又敗其眾於江中。四月又敗其眾於秦淮。北六月，州十月劉遇破江南軍三萬餘眾於皖口。十一月又敗其眾於吳。上帝祝之，指播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自固，圖來必夜寇其壘，爾既去，令曹彬自督其役，并力速城，入不美等扶新，乘矣。彬等承命晝夜潛之才，畢吳人果來寇。野史曰：時盧絳出師水戰，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一

校甚武或說之曰若對官家善辭必免禍校抗聲曰彼
一國主何言官家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且懼因問北
軍中似汝輩者幾人對曰國主宜趨降爲一城延命如
吾輩何足問後主默然久之令出爲問人所刺校大呼
曰吾恨死不得所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以飲
食藥餌迨牽引各給曰官家慈悲如弗臣等無以答
願踰城竊覲北將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城而
至後主喜賜而再遣之不復至矣故城中虛費皆被割
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水皆縮小
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
又以徐元瑀刁衍爲內殿傳詔而達書警奏日夜狎至
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
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
軍馬書作義師宋史張齊賢傳曰初李氏據有江南
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身面自備器甲
輸官庫出卽給之口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旣內附皆放
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已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

選充軍伍並其家屬送關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
良民橫遭黜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
風並苦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分籍
尚清淨前救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之爲善

者又出一卒號生軍

馬書作新擬生軍

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

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

馬書謂之關軍後改拔山軍

元宗時許郡縣邨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

給綵帛銀梳

江南野錄曰勝者加以銀盆馬令書曰謂之打標舟子

皆籍姓名至

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以私財

招聚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

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

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

馬書并屯田白甲之類

凡十三等皆使捍

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朔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

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禹書余成禮劫刺

吳越備史曰八年春二月詔遣兩直使陳理來宣諭仍

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

是月王親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四月我師復大攻城

壘時偽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降款

於軍門且請命焉王從其請禹萬誠等詣行府待罪王

賜以衣冠器帛等悉送於京師以請命又命羊酒置其

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

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來宣諭授王守太師加食邑六

千戶賈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五月詔各

行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遣敕上侍禁李輝賜王襲

衣玉帶玉鞍勒馬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

一萬段詔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

等率兵會王師於金陵宋史紀事曰倣既受命自率

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

王自撤其藩蔽何以衛社稷乎不聽宋賜王敕曰救

錢俶省所差鑕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

關奏今日十五日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勤世

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勤世

著勳王之節一昨親提銳旅賊被堅城勢孤而既絕援
兵力盡而遂輸降款遠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
增史冊之光輝實協君親之任委甚爲
嘉賞不捨麻與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誅神衛都指揮

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

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

降玉海曰九月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

令贊帥勝兵十五萬赴難與王師遇大潰金陵益危蹙

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

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皆不報

表曰臣猥以弱孱僻在幽疏惟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

號召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爲

之令一朝便忘覆露號咷鬱咽益見舍乎臣等受獎與首

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爲
囚虜貽笑天下取辱先臣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

爲亦聖君不忍令臣爲也臣聞鳥獸物依人而又哀
之君臣大義頓忠能無麟乎僕令宗社之失不在臣身
臣死生之願畢矣皇天后土實鑒斯言歐史而居世
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於京師移居江
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說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去
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辨直行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
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於廷而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
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
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
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宋史曰宋
師圍金陵煜遣鉉求援兵時煜將宋令贊將兵十餘萬
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令止贊勿令東下鉉曰此
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北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煜曰
方求和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
願一介之橫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
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同後山詩話載鉉來
宋欲以口舌解圍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
冰之篇天下傳誦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因
自言徵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覺而月出有句曰
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捫袂曰
新話曰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但笑曰江南道徐
鉉來朝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

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白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
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鏡間不覺駭然驚服
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
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罈次第添香
獸紅錦地衣隨步蹙家人舞滴金釵溜酒惡時拈花繫
與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榮和根煮旋砍生
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士議論不令歎曰
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桑維翰愛錢太祖
日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突以此言之
不知彼所謂金鑪香獸紅錦地衣當費錢萬貫此語得
無是措大家眼孔乎獸通鑑日踰月復遣錢乞誘師以
全一邦之命茲見太祖反覆論辨不已太祖怒曰不須
多言江而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邪宋史侯陟傳曰時江表未拔南土皆離軍卒
疫死方議休兵以爲後圖陟適從揚州來知金鼓危甚
上急變求見時被病令掖入卽大言曰南唐平在朝夕
陛下奈何欲班師上屏左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書晦陸
石召升殿問狀遂緩前議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書晦陸
錄曰李繼隆從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
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伺獻捷有幾事密不願行繼隆獨
赴闕太祖以城未下順怒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
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上語之日如汝川料

矣乙未城陷馬書曰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議曰大軍

清源公仲禹出通降是日城果陷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

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吳越備史曰是日冬至

軍中皆會飲沈承禮謂諸將士曰城中以我節序必有

以享其城陷其東門土皆鼓勇擊壘而召敢死士千人

亦攻其南城危迫遂出降焉時後主在國城中作長

短句櫻桃落盡一闕未就而城已破者舊續聞曰蔡

條作西清詩話載江不然而子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

雜書二本皆作梵藥中似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

其後則書學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中書

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

月小樓西玉鉤羅帶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

殘煙草低迷鑪香開扇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將軍

依後有蘇子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聲也將軍

尚彦秋浦志載池馬承信及弟承俊戰死馬書諸將職

人勤政殿學士鍾禧唐餘紀傳曰鍾禧字德林豫章人

蜀詞敦行綽有詩譽仕唐與二徐

等遊初爲蒲府從事累登臺郎爲集賢殿學士本書音
釋曰保大九年蒞以員外赴東府亞尹徐鉉等饒於石
頭城分題爲詩蒞有口山別諸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
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嵯峨有意圖功業無
心憶薛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克復揚州後以
情輟侍從攝戶正與徐鉉等分韻賦詩第錯亦與蒞有
賦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
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解絕漠無定似鷺蓬我有
離羣恨飄飄類此鴻蒞之才警亦可見矣宋師入金陵
後主帥羣臣降蒞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
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等死之唐餘紀傳曰廖澄順
諱事宋師圍金陵勢危急校書郎林特勸與同降澄不
可謂特曰吾父任唐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當矢死不二
乃預以身後屬蒞頭遣之問道歸國主帥司空知左右
報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柳葉死
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出降玉海曰開寶八年十一月
昇州擒李煜及其臣寮百餘人江南平得州十九軍三
縣一百八戶六十五蒞造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廿七
日破城直早爲之圖夜主遣其愛子清郡公仲寓入

觀至神冬下旬日剋期神寓未出形屢遣誓之言而
君到寨四面即罷攻後主終蓋敵人之言豈足爲堅信但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錢未舉將以二十七日
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納降彬答拜爲
出彬又令懇言二城門後主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
之盡禮先至其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皆
血屬以赴火既見彬論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
富厚自齋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
裨將梁迥田欽祥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告將誰執彬
曰非爾所知觀煜神色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快
哉保煜無他彬君五百人爲徽輻重登舟後主既失
國殊無心問家計所賣特鮮矣儒林公議曰初有寫
太祖御容至者狂見表神偉益懼老學庵筆記曰
後主落花詩云鴛鴦自投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
江南別錄曰後主欲自投左右泣固諫乃止鬻影半江
日昇元寺關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鬻影半江
梁時爲瓦官閣至南唐民俗猶兩其名士大夫暨豪民
富商之家美大婦難其上道數百人吳越兵舉火
焚之哭暨動天一旦燈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宮門
開後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盡禮既諭以歸朝俸祿有限
費用日廣當厚自廣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人

治裝禱將梁遇田欽力爭彬笑而不符固諫彬曰彼
能出降安能死乎豎口治舟彬立斬之負者固敢
輻重登舟一卒負龐下道旋彬立斬之負者固敢
跌美先王陶談淵日曹彬潘美平江南後主白紗衫帽見
彬美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美使人附語曰
介胄在身拜設不及答者善其得禮彬美先登舟召後
主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後主登舟美先登舟召後
命左右翼登既一獨木板道後主登舟美先登舟召後
曉如期至始美甚或謂李郎裝誌旦此同赴京來
死甚也焉能取死或謂李郎裝誌旦此同赴京來
臣辦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詔彬白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以金輸官而不得金二百兩詔彬白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梁天監十四
年秋八月葬僧寶誌於是銘有引曰賢公嘗爲偈大字
書於版帛帶之是時名士陸垂姚祭而下皆莫知其旨
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其銘曰莫問江南事江自南有
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
東鄰家道關隨虎遇朝識者解云後主以丁酉襲位乘
昔不能解及後主歸朝識者解云後主以丁酉襲位乘
雞也開寶甲戌江南圍滅跨犬也吳越王錢俶東鄰也
其南子建也潘美嵩其北安仁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觀也
家道無錢也隨虎戍寅年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觀也

興也 隸書從頭云 金陵新志曰 開寶中 新修營一石記 凡數百字

子盡更書 十萬 別錄曰 後主初即位 中使趙希崇自

建鄴奉使 江州 姑熟 中旬 忽問 二人語曰 君自金陵

來新主 何以爲理 一日 以仁孝爲理 又曰 如是則明主

也 久之主 又聞 一人曰 然則水木之茂 當至 汴梁 希崇心

喜 以後 主終 得中 原果 以乙亥 歲國 除又 甲戌 歲有 衛

兵 泰 福 自 毀 其 鞋 跌 足 升 正 殿 爲 秦 人 所 得 也 秦 趙 古 同

履 與 李 同 言 李 氏 將 敗 此 殿 爲 秦 人 所 得 也 秦 趙 古 同

者 明 年 今 日 汝 等 作 鬼 物 又 云 苑 剛 荒 涼 焉 能 拘 我 明

後 漢 以 來 民 間 有 服 玩 侈 靡 者 人 詢 之 必 對 曰 此 物 屬

趙 質 子 又 後 主 妓 妾 嘗 染 碧 經 夕 未 收 會 露 下 色 愈 鮮

明 後 主 愛 之 自 是 宮 中 競 收 露 水 染 碧 以 衣 之 謂 之 天

水 碧 及 江 南 滅 方 悟 趙 國 姓 也 資 年 號 也 天 水 趙 之 大 面

也 三 丈 睨 目 多 鬚 狀 如 方 相 自 旦 至 酉 時 郡 人 一 大 面

甚 眾 所 謂 兆 民 顯 顯 之 像 江 南 野 史 又 云 吉 州 子 觀 睹

野 史 曰 初 宋 師 將 興 建 康 城 外 一 大 樓 航 吼 如 人 聞 十

數里後主降杖決之又見魁麗干擊自北飛至城側叫
 嘯悲鳴又盧陵人曾氏子將娶婦忽化為女嫁之有子
 其怪譏多類此卒亡國春明退朝錄云開寶八年江
 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
 為壩開瀕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皆荷校甚
 者劾罪以次被罰州縣降黜而杖之者十餘人五國
 故事曰煜善律造念家山及振金
 鈴曲破言者家山破金陵破之讞也明年二月辛未至
 京師煜及子弟為官四十五人來獻御明德門受獻
 有司言李煜獻俘之禮請如劉鋹帝以煜常奉正朔非
 儀之比不欲暴其罪寂露布而勿宣降赦文略曰李煜
 不量分力每縱姦險詐為事大之恭勤每欲欺天而觀
 望修葺城壘彌年有固守之方招誘豪強終日有包藏
 之志顯然彰露達於聽聞朕欲推以異恩許其入覲堅
 心背順稱疾不朝云云日涉錄曹彬上露布略曰昇
 州行營馬步軍總指揮都署徵南院使養成軍節度使臣
 曹彬等上向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
 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修
 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威萬世之基應干
 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入絃符入於提封西定巴平
 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積僞之邦覽

魏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
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
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
之謀况李煜此是騃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
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
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抗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
垢志在包荒輒青鑿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
之道俾修入觀之僕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聞示
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
士庶咸憤於積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
慮陷人民於塗炭屢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後悟之心
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勅於長橋
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尙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
弟從鑑歸迴降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
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句連逆寇肆凶
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憤復
飛走以無門龜豕竟效其先登蟻益自悲於相弔臣等
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
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羸頓息萬家之生聚
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
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
惟皆鼓舞有以見穹宇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

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跋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才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君臣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台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江野史曰後主初違朝旨拒命不行常謂人曰他日宋師見攻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當聚室自焚宋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必無其事果能如是孫皓陳叔寶何作降虜至是果然東都事略郭守文傳曰曹彬等平金陵守文護送李煜歸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防風之後至乎煜心遂安宋史紀事曰曹彬俘後主還汴帝御明德門以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後主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召升殿撫問燕翼貽謀錄曰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羣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爲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色不問其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史識中國也

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摸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實中弔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綬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道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

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敢駭奔之禮
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聞雖願召節
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寔然弗願
蓄陰謀勞銳旅以徂果覆亡之自撥昔者唐堯光宅非
招羈何迷復之不悛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
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
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難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
吳彼皆閭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願爵命方列
公侯爾賈爲外臣反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
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遠命侯談淵
日太祖一日小宴顧後主日卿能詩可舉一聯後主
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握風滿懷太祖
日滿懷之風何足尙從官歎服葉夢得石林燕話曰
他日復宴後主顧近臣太祖卽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日好一個翰林學士其貧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太
宋史曰後主自言其貧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太
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縱觀謂曰卿在江南好
讀書此閒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
王鈺默記曰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
日夕只以太平興國二年六月辛卯殂命翰林醫官視
眼淚洗面

疾中使慰諭數門翌日薨趙葵行營雜錄曰後主歸
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
句簾外雨潺湲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
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眼關山別時容易見
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淒惋不久下世
日問旨見舊主否鉉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
朕令卿往遂經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鉉言
奉旨見太尉老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老卒取舊椅
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王紗帽
道服而出鉉方禮拜遽下階引其手上鉉辭買主禮李王
曰今日豈有此禮拜當時梅殺了潘佑李平鉉去有旨召
默不言忽長呼曰當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
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
機藥者服之命御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
在賜第七夕命御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
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
水向東流句併坐遂被禍
主蓋以是日生按徐鉉吳王墓誌作七月八日五國
百匹以爲月宮天散之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之狀一夕罷乃散之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徐鉉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
并序曰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一貫其有享
者不能固其存益通厥之美殊思飾壞懿範流光傳之金石
蕃錫之寵保克終之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
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
賜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
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
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
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太祖以稟
威德所及寧字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太祖以稟
朔廉地圖以請吏故得義勤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
綬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鄒存紀侯之國曾
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
志奉蒸膏恭色養必以孝資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
服御必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
年開天眷瀾淫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
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戚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畢
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資爲懷錄勤王
之前效後焚誘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
龍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
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羅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

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
 爾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將疾
 薨於京師之里地享年四十九有二皇無几興悼投瓜
 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
 追封吳王命使蒞葬凡喪葬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
 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
 夫人周氏動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
 貴女師言成闕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
 度淹通孝弟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
 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精言動則有容指可
 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周公之道不可暫離經國
 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好文章辭多所述
 作一游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
 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義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
 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
 道矣於孤矢之善筆札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精絕本
 測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恐其聞以至法不勝發威不
 善常若不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應變之略不
 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應變之略不
 近功履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愧歟
 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
 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

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天監九德劉我唐祚跨楚虜
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萬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
亂孔煉我惟時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
不遠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汗塗時有險易遂止於
棘虎游於市明公諒德化窮舊國疏新封仵啟室人
亦觀亦見乃侯乃公諒德化窮舊國疏新封仵啟室人
山之宗奈何不淑運德化窮舊國疏新封仵啟室人
之謀下云其吉龍章感德蘭言玉質遼爾何往此言終
畢儼青蓋兮駢駢素虬兮遲遲卽路兮徒返望君
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繼嶺兮相期垂斯文於
載將樂石兮無虧魏泰東軒筆錄曰吳王龔詔侍臣
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者而奏曰知
王事莫若徐鉉太宗詔鉉撰碑鉉遂請對泣曰臣舊事
吳王陛下容臣存故主義乃敢奉詔而己其警句云東
之爲碑但推言屛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
鄰構禍南箕扇疑我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
始勞因學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
得鉉挽詞三首尤加歎賞今記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
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
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
舊恩一朝人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山江南錄乃
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山江南錄乃

效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謂吳越王

言李煜卒以五十二棺同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

日出葬為疑豕此志之誤

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初屬保大軍興後國勢削

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案邵氏見

柳錄李主國用不足民聞鴉生雙子尊事中原不憚卑

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許

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江南通志曰國中至免者

橋甚者殿長劍駕巨斧而釘脚又有關入立於殿庭之

下者為拜殿進士曾觀南省下第乃釘足謝泌下第立

殿稱冤舉人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

之風掃地矣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

獵於青山金陵新志曰青龍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周

有獵於青龍山一化狙墮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音釋曰一大辟婦以孕

死中書侍郎韓熙載奏江南野史曰給事中蕭儼與熙

從之曰羅愆糾獄訟有司之事囹圄非車駕所宜幸請

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

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江表志後主奉竺乾

禽魚謂之放生汪煥歙州人第進士後主酷佞佛時

有二人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

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信禮散髮俾屈踐及

其終也餓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

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崇塔廟周

此敢死士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卒亡崇塔廟必

大西山遊記曰翠崖廣化院棟宇弘壯保大開澄源禪

師無殿住此李主甚敬之及卒自祭以文令韓熙為塔

銘寺內有後主所畫羅漢及南唐經文與徐鉉碑後主

賜無殿詔皆用澄心堂紙畫日後即押字印文如髮絲

子跋其後云李氏世敬沙門其賜書編江度僧尼不可

左諸刹至於不失舊物如翠崖者亦鮮矣

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暑牒遣兵竟不知何往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人惶怖欲死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遁後主甘其言益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施爲大抵類

此故雖仁愛足感遺民金陵新志曰金陵有李王廟在

而卒不能保社稷云江蘇南錄曰兩主諸子皆孝後主特

欲羣臣和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譎稍許者皆寢

不報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

政殿與相劇談至夜分乃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為務

好生戒殺本其天性羣臣議論率不如旨一日歎曰周

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湮塞其誰與明乃著為雜說數

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不為不恭願受封冊求延宗

記乞哀之誠不為不切使周世宗處此將必恢弘君度

憐其盡禮而諒其無罪雖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隲滅

其祀嗚呼何李氏所丁之必竟全其國亦未必隲滅

後惟漢唐與宋得全餘皆閔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三代

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閔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

之也紹其統而殄其世視殷周存祀宋齊壤懸矣且

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

與其存亡宋於此曾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

哉借曰臥榻之側難容鼾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

損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徒爲庸城建爲方國
使之事守少延官使羸備存神堯一脈備有宋三恪三
茲則白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願亦何遠
功其大而害其統也乃均視僭偽罔論其胃薙而滅之
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立國者宋觀此舉措去仁厚
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制舉亭進師之際道十臣
於虜庭求封小國虜卒不許厓山帝屍竟葬魚腹天
報之足稱其施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鑑矣物
代小史曰神宗幸祿書省閱江表李主像見其人物
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然其文采風流
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
年五行志野史曰宋祖以乙亥命曹彬取江州後三百
受江南主降後帝熈丙子爲元所虜